

众生·人民路

为父亲出版一部诗集

张敏华 文

父亲还活着的时候,我曾告诉他将来要为他出版一部诗集,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这个“将来”会离我的“现在”这么近。2020年6月26日上午11时,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,我和戴着氧气面罩的父亲作人生的最后告别,无论是我双手抱着他的额头,还是我握紧他的手十指相扣,在父亲生命的最终时刻,我能感觉他比任何时候更爱自己,更爱我,也更爱人间。父亲离开我已经一年多了,但是我从没有停止和他说话,他依然活在我的生命里,并且一直如此执拗地活在我的诗歌里。

布罗茨基在《娜杰日达·曼德尔施塔姆(1899—1980):一篇悼词》中说:“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,除了死亡,其他任何遭遇都能被视为喘息。”在我看来,我们何尝也不是在“喘息”中活着?从我懂事起,在近半个世纪里,父亲一直是最爱我的人。父亲虽然个子瘦削,但在我的眼里,他一直是一个高大且意志坚韧的人,我永远为他感到骄傲。

记得小时候,几乎每天晚上,我和父亲挤在一张宽一米五的床上,床板是由小竹子铺就的。晚上灯光微暗,我和父亲一起度过那些难挨、孤寂的夜晚。但在当时,我只知道这就是生活,我的生活本该就是这样。父亲忙碌辛劳,而我除了读书,还是读书,父亲为我耗费心力,默默承受着生活带给他的“喘息”。

父亲和母亲只有近三年短暂的婚姻存续期,父亲曾告诉我,再续婚姻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种奢望,而“我的未来”将成为他的全部,得以“活着”的一种“相依为命”:父亲离开我,我孤身一人;我离开父亲,父亲孤身一人。在我看来,一个单亲家庭,只要有两个人的存在,就会有希望,这和两个人的性别无关。即使父亲已经离开我一年多,但他独特的嗓音和声调,

仍然在我耳边萦绕,让我时刻感觉到他的在场,每分钟,每一秒。

我清楚地记得,在1990年5月我的婚礼上,在2015年5月我女儿的婚礼上,父亲含着喜悦的泪水,看着我和女儿分别走进婚姻殿堂的情景。我明白这两场婚礼,对他的人生而言是何等重要。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体现一个人的人生价值,那就是这个人一生的付出得到了回报,更重要的是,他内心的梦想得以实现。

想起父亲的一生,我现在想做的、能做的,就是用诗歌来感恩和怀念父亲,这也是他留给我的遗产。在我看来,只有在词语里,我们彼此的灵魂才能再次“相依为命”。写下的这些诗,既是我对父亲在人间留下的记忆,也是父亲对我人生的附注。因我的真诚,相信父亲会为此而感到欣慰。人到中年,我知道,生只能借助死来获得意义,也只有接受死才使活着变得重要。

记忆其实并不仅仅是关于父亲那个年代的一份证词,而是在良心的烛照下向历史投去的一袭身影,这关涉到我父亲身上的爱,以及那些塑造他爱的一切,正是父亲身上的爱拯救了他自己,也拯救了我。父亲和我,在彼此交谈的习惯和彼此给予的亲切中增进人性。史铁生曾经说过:“我相信,每一个活过的人,都能给后人的路上添一丝光亮。也许是一颗巨星,也许是一把火炬,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蜡烛……”在我看来,无论是一颗巨星、一把火炬,还是一支含泪的蜡烛,父亲都做到了。

在这个特殊的后疫情时代,我们除了坚守自己“执迷不悟”的写作外,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良善,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或事,善待自然万物。我深信在流逝的时光中,我们的灵魂被生命所挚爱。

语丝·五里湖

时间都去哪里了

精灵 文

小时候,时间过得很慢很慢,遥遥无际,永远没有尽头似的;现在,时间却像旋风一样,倏忽之间就没有了。常常莫名其妙地问:时间都去哪里了呢?

印象中记忆深刻的一次,是和妈妈去卖西瓜,那一段时间简直就像停止了似的,把我们禁锢在盛夏烈日里。那一年,父母心血来潮种起了西瓜,而他们以前并没有种植西瓜的经验,更不会用一些不好的化肥或催熟素,西瓜都是自然熟,外表看起来还比较鲜活,但打开了却都是白籽白瓢,味道非常寡淡。我和妈妈顶着烈日,在街头守了一下午,却始终无人问津。那一刻,我感觉我们似乎被抛在了时间的荒岛上,我多么盼望时间快快过去,可以逃离这局促难挨的时光。好在遇到了一个好心人,他把我们所有的西瓜都买了去,我们才得以从这段被炙烤得快要融化了的时间里脱身。

此后的高中、大学,时间依旧过得不疾不徐。高中时光,真可以用一个“熬”字来形容,一天又一天,一堂课又一堂课地“熬”过去,终于“熬”到了高考那一天。高考那三天,却又过得飞快,像翻书一样“刷啦”一下就翻过去了。接着是四年大学生活拉开序幕,上课、交友、参加社团活动、

实习、写论文……那时的生活,还是带着几分古典浪漫气息的,悠闲而从容,完全没有现在的手忙脚乱、慌乱仓促。

自打工作之后,时间却过得越来越快了,尤其是近几年,很多时候还没回过神来,时间就长了翅膀似的飞走了。有时候大家不禁会发出同样的喟叹: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快?有人说,是因为现在的日子好过了,好日子总是流逝得比较快。还有人言之凿凿提出观点,说是地轴变短了,地球转动得更快了,所以我们的时间变少了……

我仔细打量审视我每天的时间,想弄明白时间究竟去哪里了。我发现,每天我在不同的“世界”里切换。除去睡觉、吃饭、运动,收发邮件,半个小时过去了,翻翻文件,一两个小时没有了,听听音乐、听听书、刷刷新闻,时间哗啦一下过去一大截,接个电话,微信上和人聊几句,翻翻书……零碎的时间也迅速被充斥满了。每天我都过得慌里慌张,被时间赶着跑,了无止境的工作更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我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,应付迎面而来的生活,攥住这奔腾向前的时间。

时间都去哪里了?这道时间的谜题,我至今未找到答案。

家庭·广瑞路

等待,是你我心连

吴一然 薛思怡 文

等待,仿佛成了母亲一生中

最漫长又最艰巨的任务。我的父亲,是一名军人,负责船艇物资运输和保障,是当地海岛的“守护神”;而我的妈妈,一个普通军嫂,用不算太高的身躯成了我们整个家庭的“守护神”。

在印象中,她总是笑呵呵面对所有人事物,抱着我讲着春天的希望,讲爸爸的故事,在一张普通小方桌前忙碌,将小屋铺满人间烟火。虽然团聚的日子少之又少,但我从来不缺少被爱的感觉。普通的生活总是充满希冀,仿佛一切平静美好。

直到那天——她拿着手机坐在昏暗的灯光下,眉心紧皱,全然再无平日的笑容与愉悦。我出声询问,她收敛表情笑着催促我先去睡觉。那晚的灯竟是亮了一夜。谜团萦绕在我心中,可年纪尚小的我挺不住瞌睡来袭,酣睡了过去。后来是从爸爸的回望录中才知,当时他带着全船人返航,遇见了罕见大风浪,广阔无垠的大海不再是赏心悦目的风景,而化身成了吃人的怪物。几吨的大家伙在海面摇曳,经验丰富的水手都止不住眩晕,情况紧急时更是差点翻船。最后在爸爸沉着冷静的指挥下,带领全船官兵安全返航。

在父亲的轻描淡写中,我不仅看到了一个坚毅的男人,更看到了一个彻夜无眠等待消息的女人。

在父亲影响下,长大以后的我,萌生了投身军营的想法。在所有硬性要求都符合

的前提下,我却产生了踌躇情绪。我深知军人背后是牺牲奉献,是聚少离多,是驻守守护,更是那个瘦弱女人等待的双倍加筹。思想包袱和不舍情绪交汇酝酿,强烈的情感趋势我将想法和妈妈沟通。

在我不安等待妈妈答案时,她没有任何犹豫:“请不要小看你妈妈。”我还在对这句话困惑时,她接着说:“我不会阻止少年向国,更不会阻止你奔向你的理想,你们都是千万分之一的水滴,要汇聚成川流大海,才能载负着更多青年向前。”“可是我怕我走后不能常回家,家里过于冷清。”她又说道:“当我送我的少年上火车时,我就知道,我的等待要开始了。”

也许我永远不能切身体会到妈妈的想法,也不能知道在那个需要在公共电话亭才能偶尔等来音讯的时代,她是怎么样在花开花落中一次次挥手告别绿装少年,更不知道团聚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给予她。但我理解了,爱是等待是坚守,爱是大义与奉献。这条道路上前途无量也好,一眼望到头也罢,前半生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事情,后半生再去和爱的人看看世间千姿百态。

等待不是时间消散,而是你我心连,在沉浮中积攒蓄力,昂首向前,阔步征程;

等待不是随波逐流,而是永不妥协,在温和中不改颜色,品尽风光,深敛于己;

等待不是落莫抱怨,而是飞过海岸,在无言中行走世间,代代相传,永不枯竭。



春茶香

插画 戎锋